



《白城的惡魔》

旅美文字工作者／施清真

美國中西部第一大城芝加哥位居密西根湖畔，市內高樓林立，遊客如織，五光十色的街景映著碧藍的湖水，繁華中帶著悠閒的風情。但是19世紀末的芝加哥卻非如此，一個世紀之前，芝加哥雖號稱中西部的首要城市，但工業煤煙鎮日籠罩市區，市區內永遠灰濛濛；大量移民湧入城市，市內的排水系統老舊，移民與牲畜共處，造成嚴重的衛生問題；19世紀末的芝加哥治安非常差，謀殺率高居全美之冠，失蹤人口亦不計其數。烏煙瘴氣、臭氣沖天的芝加哥被冠上「黑城」之名，城市雖然日漸繁華，但看起來卻不像是個首屈一指的大都會。

但這些狀況在1893年都有所改觀，1893年5月，「世界博覽會」在芝加哥揭幕，展場在芝加哥南郊，兩百多棟雪白的房舍林立於密西根湖畔，遠遠望去一片銀白，彷彿是一座白城。為期6個月的博覽會吸引了上百萬名參觀人潮，不但提振了美國的國際聲望，也奠定了芝加哥的聲譽。但在此同時，芝加哥卻一連發生多起失蹤案件，受害者多是婦女，經過數年的探詢，警方發現兇手竟是一個頗具聲望的醫師。艾瑞克·拉森（Erik Larson）的新作《白城的惡魔》*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: Murder, Magic and Madness at the Fair That Changed America*以這兩件19世紀末的重大事件為題材，以對比的手法描寫陽光下的「世界博覽會」、及暗夜中的連續殺人犯，結果頗值得玩味。

拉森以名建築師 Daniel H. Burnham 為主軸來描述冠蓋雲集的「世界博覽會」。19世紀末期，芝加哥剛超越費城，名列為美國第二大城，市民們為了提振芝加哥的聲望，於是決定全力爭取「世界博覽會」的主辦權。上一屆「世界博覽會」剛於1879年在巴黎落幕，巴黎為了博覽會興建了舉世聞名的「艾菲爾鐵塔」，巴黎又是享譽世界的大都會，芝加哥這個新興工業城怎能與之匹比呢？但是芝加哥人民下定決心迎接挑戰，經過激烈的甄選，Burnham 贏得主導權，開始進行這項不可能的任務。Burnham 是新古典學派最負盛名的建築師，他所設計的 Field Museum 和 Soldier Field 足球場至今仍矗立在芝加哥市區，他召集了一群當時最具聲望的建築師、工程師、景觀設計專家，預計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完成這個計畫。他們不但受限於時間和財務壓力，工程進度也是問題百出。Burnham 看中的展場是芝加哥南郊的一片沼澤區，為了興建展館及週邊設備，工程師必須先把鐵路延伸到展場附近，然後才能載運大批建材，根據拉森的描述，光是建築所需的釘子就裝滿了五節車廂。Burnham 還聘請設計紐約中央公園的景觀大師 Frederick Law Olmstead 為展場造景，名工程師 George Ferris 也為民眾興建一座巨大的摩天輪，當時芝加哥最高的大樓樓高不過14層，摩天輪則高達25層樓，以目前的幣值估算，這個計畫總共花了七億兩千五百萬美金，所有工程也在兩年之內完工，博覽會一開幕就引起了廣大迴響，成千上萬的民眾湧入展場參觀最新進的科技發明，芝加哥地區的民眾第一次見識到自來水、電



烤箱、電話、拉鍊及玉米穀片等新奇產品，展場中處處窗明几淨，甚至設有醫療及托兒中心，為期6個月的博覽會達到了當初預期的效果，大大提振了美國及芝加哥的國際聲譽，而這一切都歸功於 Burnham 鍥而不捨的努力。

正當大批民眾湧入芝加哥參觀「世界博覽會」之際，有個名叫 H.H.Holmes 的醫生利用他在展場附近的旅館，招攬了大批到芝加哥找工作的女士。Holmes 原名 Herman Webster Mudgett，這位領有藥劑師執照的醫師口才極佳，人緣也很好，朋友們對他到芝加哥南郊置產感到有點奇怪，但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他想拓展事業。「世界博覽會」期間有許多女性到芝加哥謀職、或是藉機找個好丈夫，Holmes 的旅館剛好在展場附近，吸引了不少單身女性，其中幾個女性房客也成了 Holmes 的密友，但這些女性密友卻相繼失蹤，Holmes 自然成了頭號嫌犯，警方搜查旅館時竟發現一個密室，狹小的密室只擺了一把椅子，瓦斯管直通密室之中，彷彿是個執行死刑的毒氣間。旅館中還有類似解剖臺的桌子和焚化爐，消息傳出之後全國譁然，Holmes 最後坦承殺害27名女性，他甚至把其中幾個人的遺體賣給醫療單位作為解剖教材，拉森在書中找到9名受害者的姓名，但 Holmes 所犯下的案件可能不止於此，有些媒體甚至估計受害者超過兩百人，這個美國近代第一個連續殺人犯於1896年伏法，臨死前自承心中有個魔鬼，讓他沒辦法不殺人，正因如此，拉森才將他冠上「惡魔」之號。

拉森原本對 Holmes 就有興趣，但他覺得光以 Holmes 為主題寫書不夠精采，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，拉森發現所有關於 Holmes 案件的資料中，幾乎都會提到1893年的芝加哥「世界博覽會」，於是拉森開始閱讀有關博覽會的書籍與剪報，結果發現資料不但精采豐富，而且大部分的資料也提到同一時期發生的 Holmes 案件，於是拉森決定同時以這兩件事情來寫書。拉森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，Burnham 和 Holmes 看似有著天壤之別，其實兩人有許多相似之處，他們都非常創意、極富個人魅力，為達目的甚至不擇手段。惟一不同的是 Burnham 為社會行善，運用聰明才智改善了民眾的生活；Holmes 卻走上邪路，變成了殺人無數的兇手。

雖然拉森決定將兩個事件合而為一是最好的選擇，但書評家卻反應不一。「紐約時報」書評家 Janet Maslin 認為拉森似乎從陰陽兩面著書，連續殺人犯 Holmes 代表陰鬱的一面，「世界博覽會」則是芝加哥的光明面，正如書名《白城的惡魔》所示，這是一本融合了善惡、正邪的論述。《華盛頓郵報》的書評家 Jonathan Yardley 則不這麼認為，他覺得「世界博覽會」和 Holmes 案件雖然發生在同一時期，但兩者之間卻毫不相干，舉例而言，博覽會於1893年開幕，Holmes 一八八六年就蓋了旅館，換言之，Holmes 並非為了博覽會才蓋旅館，而純粹是個巧合。再者，拉森雖然認為 Burnham 和 Holmes 有許多相似之處，但他在書中卻提不出任何關聯，事實上，Burnham 和 Holmes 生活毫無交集從未見過面，硬把兩人扯在一起顯得有點牽強。

Holmes 1896年在費城伏法，死後只留下連續殺人犯的惡名；Burnham 一手策劃的世界博覽會改變了芝加哥的風貌，展場中大部分的建築物雖然在1894年的大火中付諸一炬，但為了博覽會所興建的「藝術博物館」後來改建為雄偉的 Science and Industry Museum，至今仍矗立在芝加哥南郊。《白城的惡魔》若真是善惡對立的故事，善惡之間顯然已經分出了高下。

ISBN